

說文段注訂補

說文段注訂補第九

蕭山王紹蘭箸

後學胡燏棻編刊

顙額也 注云方言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顙九拜中之頓首必重用其顙故凡言稽顙者皆謂頓首非稽首也公羊傳曰再拜顙者卽拜而後稽顙也何曰顙者猶今叩頭按叩頭者經之頓首也

補曰額下云顙也是爲轉注說卦傳爲的顙集解云顙額也此虞義也孟子滕文公篇其顙有泚告子篇可使過顙趙岐注竝云顙額也史記高祖本紀應劭注云顏額顙也齊人謂之顙

訂曰春官大祝辨九擯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五曰吉

擯六曰凶擯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

地也禮記檀弓稽顙而后拜鄭注云先觸地無容是

稽首者頭僅至地

禾部稽畱止也稽首者頭至地稍稍畱之

頓首者頭僅

叩地稽顙者觸地無容足知至地別於叩地叩地別

於觸地無容三者判然不同故大祝注又云吉拜拜

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擯

周以其擯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擯云凶擯稽顙而

后擯謂三年服者鄭以拜而後稽顙與頓首相近益

知稽顙非頓首段云凡言稽顙皆爲頓首非鄭言相

近之恉矣檀弓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注云此殷之喪拜也顙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檀弓又云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注云此周之喪拜也順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先拜后稽顙本是殷之喪拜至周則服重者先稽顙后拜服輕者先拜后稽顙故鄭氏以拜而后稽顙爲齊衰不杖以下者稽顙而后拜爲三年服者齊衰不杖以下亦是喪拜而謂之吉拜者所以別於三年服之凶拜耳齊衰不杖以下其哀輕故用殷禮先拜賓而后稽顙所謂順于事故曰吉拜三年服其哀重故用周禮先稽顙觸地無容而後拜

所謂哀之至故曰凶拜鄭以觸地無容釋稽顙不注于拜而后稽顙之下而注于稽顙而后拜之下明稽顙后拜爲哀之至公羊昭二十四年傳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再拜顙子家駒再拜顙解詁云弔亾國曰唁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亾國謝唁與三年服至哀有間故亦先拜后稽顙何氏謂顙者猶今叩頭叩頭類於頓首之頭叩地故不言卽今叩頭而言猶以別之則顙非卽叩頭明稽顙非卽頓首矣禮經禮記皆無頓首之事惟左氏文七年傳穆嬴曰抱大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穆嬴于

宣子本不應頓首以大子不立欲使宣子立之故頓首然亦不過頭叩地非觸地無容之稽顙可比也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杜注云無衣三章章三頓首包胥欲乞秦師以興楚故九頓首然亦不過九叩地非觸地無容之稽顙可比也若頓首卽稽顙觸地無容則是無數頓首傳何以傳九頓首乎是頓首非稽顙更知段說稽顙謂頓首之非況經明傳二曰頓首五曰吉擗六曰凶擗吉擗是拜而后稽顙凶擗是稽顙而后拜若稽顙卽是頓首何以又言吉擗凶擗且如段言則太祝

當云辨八擗何以云辨九擗乎 又案禮經釋例周

官九擗解云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

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卽所謂吉拜凶拜也又檀

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

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闕歸季平子稽顙此徒稽

顙而非拜也惟拜而后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后拜

謂之凶拜也然攷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

之文則拜而后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

之喪拜者似與經未合紹蘭案檀弓重耳稽顙而不

拜穆公曰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然

則以未爲後故稽顙而不拜明已爲後皆稽顙而后拜孔疏云稽顙而不拜示不爲後也若爲後當稽顙而后拜是也此稽顙雖未成拜亦是從凶拜故云稽顙而不拜若從吉拜則當云不拜而稽顙是重耳之稽顙而不拜可附于凶拜若季平子之稽顙平子出君見昭子而慙故稽顙昭八年傳言子旗如陳氏桓子稽顙欒施爲高彊立宰高氏之臣將攻欒氏桓子欲和欒高故稽顙此二稽顙皆非喪禮與重耳異凌氏謂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今攷士喪禮主人哭拜稽顙鄭注云稽顙頭觸地鄭但解稽顙不解

言身之禮記卷之八
拜稽顙據經文是拜而后稽顙喪大記大夫之喪君
撫之主人拜稽顙鄭無注孔疏云主人拜稽顙者主
人在堂下鄉北見君撫尸故拜稽顙以禮君之恩記
又云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擯者進主人拜稽顙鄭
無注孔疏云主人拜稽顙者以君臨視故主人于庭
中北面拜而稽顙記又云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
顙鄭注云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荅己孔疏
云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者出去也主人于門
外送之而拜也記又云夫人弔于大夫士夫人入升
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退主婦送

願大頭也 注云本義如此故从頁今則本義廢矣

補曰左氏襄七年經鄭伯髡頑如會公羊作髡原案
頑字解云梱頭从頁元聲木部梱梲木未析也梲梱
木薪也頑爲梱頭梱梲爲木未析明頑爲梱頭卽是
大頭願从原得聲願頑聲近故左氏作頑公羊作原
原卽願之省文願爲大頭亦猶梱頭梱頭謂之頑大
頭謂之願其義一也鄭僖公之名其正字於公羊當
爲髡願髡者髣髴也蓋取髣髴大頭爲義然則據說
文之願可爲公羊存一古文據公羊之原可爲說文
證一本義矣

頤頭佳兒

注云此本義也引伸爲長兒衛風碩人其

頤齊風頤若長兮傳皆曰頤長兒又曰敖敖猶頤頤也

訂曰玉篇頁部頤渠衣切詩云碩人頤頤傳具長貌又頤頤然佳也案今詩作碩人其頤傳頤長貌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頤頤然又下章碩人敖敖箋云敖敖猶頤頤也據鄭箋知詩頤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正義曰下箋云敖敖猶頤頤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頤頤然長也據此知唐初孔所見本已作其頤矣臧琳說

經義
雜記

紹蘭案說文頤贅二篆連文此正說詩碩人

頤頤碩人敖敖之義頤解頭佳贅解贅頤高也

頤字解云

高長頭

不以爲身之長而以頤說頤頤爲頭佳之兒以

贅頤說敖敖爲頭高之兒蓋三家詩義如此故不與
毛同也毛詩作敖卽贅之省文傳云敖敖長兒箋云
敖敖猶頤頤也段注引傳而以箋說當之誤矣引齊
風頤若長兮若字亦誤又未破鄭箋兩言頤頤及玉
篇引詩正作碩人頤頤六朝時猶是重文未誤此條
所注其精審蓋不及臧氏云

頤贅頤高也

補曰贅篆與頎篆連文贅从頁以敖爲聲蓋三家詩
衛風碩人敖敖有作贅贅者故許述之也贅類疊韵
類字解云高長頭以贅類說敖敖爲頭高猶上文以
頎說頎頎爲頭佳矣毛詩作敖敖卽贅省傳云敖敖
長兒箋云敖敖猶頎頎也皆謂身長不謂頭高與三
家異義

从頁敖聲

補曰敖部𩇛出游也無長義碩人傳以敖敖爲長兒
知毛詩亦是借敖爲贅贅類爲高類爲高長頭明高
長對文則異散文可通故毛訓敖爲長許解贅爲高

其義亦同惟一說身長一說頭高爲異耳

顴頭蔽顴也 注云蔽顴疊韵字蓋古語也集韵曰謂

頭癡錢氏大昕曰春秋戰國人名崩聵者疑卽此蔽

顴字

補曰齊策太子相不仁過顴豕視若是者信反

黃氏不烈

戰國策札記云吳氏補曰呂氏春秋過顴豕視注顴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丕烈案吳氏讀呂氏春秋誤也高彼注云過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顴豕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讀豕句絕視下屬此文亦當同信卽倍字譌太平御覽引此作背是其證也 呂氏春秋知士篇太子之不仁

過顴豕視若是者倍反高誘注顴豕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顴豕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

理也

畢氏沅呂氏春秋校注云字書無頤字注訓頤

沅爲不仁之人不知何據國策作過頤豕視劉辰翁曰過頤卽俗所謂耳後見

腮豕視卽相法所謂下邪偷視

紹蘭案齊策信字當御覽卷三百六十八引國策作背

據呂書高注謂

頤豕爲不仁之人是讀豕句絕則齊策當讀太子相

不仁爲句過頤豕爲句視若是者倍反爲句呂書讀

同頤豕頤豕皆蔽頤之譌蔽頤卽蒯聩艸部蔽艸也

从艸叔聲蔽頤疊韵衛靈公取以名其太子經典通

作蒯聩蒯卽蔽之今字

左氏成九年傳無棄菅蒯玉篇引作無棄菅蔽是其證

聩卽頤之借字耳部聩聩也从耳貴聲

亦五怪切以其同

字故用蒯代蔽以其同音故借聩爲頤公羊定十四

年傳蒯聵爲無道左氏亦云太子無道後世言太子者多以爲口實故蒯聵辨卽以衛蒯聵之爲太子比齊宣王之爲太子謂靖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於蔽顓視其相若是者必倍反也故齊策云太子相不仁兼言其相亦甚於蔽顓耳傳寫者蔽字上壞其艸右壞其又左旁之甫又誤爲冊又遂顓右旁之頁配於冊右遂成顓字顓旁之頁旣遂於上僅存豕字又壞爲豕故國策作豕讀呂氏春秋者增豕爲豕再加水旁遂成涿字讀齊策者改顓爲顓而不改爛剩之豕以順其文劉吳因讀視字句絕劉且分過顓與豕視

爲二相法斯爲鉅謬矣此二字高誘時本不誤國策
雖無注呂書注云蔽顏不仁之人卽謂衛太子蒯聵
至宋時正文及注始譌也說文贖之或字作嶧亦从
𠂔則顏亦可借嶧

餽面黃也 注云離騷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
頷亦何傷王注願頷不飽兒本部願字下云飯不飽
面黃起行也義得相足

訂曰願字解云飯不飽面黃起行也面黃下接起行
二字義不可通吳西林曰起行疑是起坎之譌其說
是也詳見願下段依譌文引之而云義得相足蓋於起行

字直未知其有誤矣

𩇑飯不飽而黃起行也 注於飯上補顙顙二字云二字各本無今依全書通例補疊韵字離騷長顙顙亦何傷王注顙顙不飽兒按許之顙顙卽顙顙也離騷假借顙爲顙許書單出顙篆云面黃也此恐淺人所增廣韵顙顙瘦也

訂曰起行疑是起坎之譌謂面瘦成坎也吳穎芳說說文理董 紹蘭案段氏據顙字解云面顙顙兒補顙顙

二字亦無不合但顙字解云面黃也此云飯不飽面黃其解正同而義更顯知許氏直本離騷顙顙爲訓

其領篆不列顚下者乃傳寫失其次第竝非原本如是似不若補顚領二字更與楚辭文合段於領下亦引離騷爲證竝無異言且云義得相足此注忽云許書單出領篆云面黃恐是淺人所增不亦自相矛盾乎今人以領爲顚領字乃是借領爲之領下云顚也顚下云顚也與面黃之領義不相涉若離騷顚領連文正領面黃之本字本義故王叔師以不飽兒注之段氏乃云離騷借領爲顚誤矣又面黃下接起行二字於文爲不辭於義亦不貫故吳氏訂起行爲起坎之譌謂面瘦成坎顚領坎三字疊韻亦與廣韻瘦義

相符蓋行篆作𠂔坎篆作𠂔形近致譌段氏習焉不察未加辨正疏矣

从頁咸聲讀若戇

補曰頤頤聲近坎窞頤聲近坎窞戇聲不近定是

讀若戇之譌吳穎芳說

說文埋董

𠂔面頤頤兒 注刪解中面字改兒爲也作頤頤也三

字云各本作面頤頤兒今依全書通例正

訂曰頤篆次頤篆下頤頤雙聲亦疊韵解中面頤頤兒正與頤解飯不飽面黃相合段旣於頤下補頤頤二字又於此解刪面字改兒爲也而云依全書通例

今攷說文之例不盡如段氏所云今全書多半爲其

刪改難以枝舉卽據頁部言之頤下云頤頤也

玉篇引說

文如此今頤下云頤頤首骨也說文原本如此竝無

本脫頤字雙聲疊韵合二字成文其義必舉於上字下字不復

舉之例

玉部瑜下段注云凡合二字成文如瑾瑜玳

此其發凡起例之

始故舉以明之段氏乃刪頤下首骨二字增於頤

下則是下篆之解可移於上篆旣無引證又無據依

顛倒增減任意爲之說文不遭一大厄乎且果如其

說頤下云直項也頤下云頭頤頤也說文原本如此

頤頤亦合二字成文若必於上字舉其義下字例不

復舉則頡下當增頡頏二字云直項頡頏也頡下當刪頭字云頡頏也方合段氏所起之例乃段於此二篆絕無增刪悉仍說文之舊卽此知其所謂例者非許氏之通例乃段氏不可通之例矣

顯頭明飾也

注云字从頁飾者妝也女部曰妝飾也

是也頭明飾者冕弁充耳之類引伸爲凡明之稱

補曰段以冕弁充耳之類解頭明飾其說是也然未引有證據今按周語定王曰服物昭庸采飾顯明韋注云冕服旌章所以昭有功采色之飾所以顯明惠也冕服采飾卽頭明飾之謂知許誼本周定王說矣

卸舍車解馬也从冂止午聲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

注云方言曰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郭注今通言發寫案發寫卽發卸也

補曰卸舍寫皆疊韵漢書菽文志置寫書之官汝南人讀卸如之石鼓文宮車其寫卽宮車其卸也卸之言亦爲稅召南甘棠篇召伯所說毛傳云說舍也釋文說本或作稅周官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左氏宣十二年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說

卽稅稅卽卸也日中而說故卸从午得聲日入亦說
必从午者據初卸言之大徐以午爲馬故从午其說
鑿矣

訂曰方言發稅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
陳魏之間謂之稅郭注云舍宜音寫今通言發寫也
戴氏疏證云發爲卸車蓋釋詩齊子發夕之義言夕
而解息車徒也紹蘭謂方言釋發稅皆爲舍車發當
讀廢公羊宣七年傳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廢
其無聲者何休解詁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左
氏文二年傳廢六關家語作置六關廢从發聲發爲

舍猶廢爲置也。宀部寫置物也。曲禮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鄭注云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傳已器中謂從君器傳置已器卽廢彼置此之義。齊風載驅篇齊子發夕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釋文引韓詩云發旦也然則毛韓鄭皆不以發夕爲舍車夕而解息車徒戴氏之說旣非方言義亦非詩義也。段從郭注讀方言之發爲本字渾言之曰發寫卽發卽是不思發無舍義矣。

𪛗自急敕也。注云急與苟雙聲敕與苟疊韵急者褊也敕者誠也此字不見經典惟釋詁寔駿肅亟遄速

也釋文云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經典亦作棘同是其證可謂一字千金矣而通志堂刻乃改爲急字蓋誤何爲从艸之苟也急不得反居力與亟棘音大殊幸抱經堂刻正之或欲易禮經之苟敬爲苟則又繆訂曰案說文苟字云自急敕也已力切字从𠂔與艸部苟字音義迥別儀禮燕禮聘禮之賓爲苟敬俱當作急敕解讀同急傳寫或誤从艸鄭注遂以假且小敬解之失之矣大學盤銘之苟日新亦然謝金圖說見孫

氏讀書

勝錄紹蘭按謝說苟敬是也段氏此注蓋墨守康

成假且小敬之解而不知其誤也今據說文云苟自

急敕也从艸省从勹勹口猶慎言也

已力切

與从艸

从勹之苟

古厚切

形聲皆別誼更迴殊敬字卽从攴苟

會意禮經燕聘二記蓋本作从艸省之苟因有苟敬之偶學者多見苟寡見苟遂誤爲从艸之苟而其義不可通矣苟敬者謂自急敕敬之敬賓之至故以上介爲賓而特剗苟敬之名以爲正賓俾號席之以諸公之位俎則有齊肺則不啻酒則不啐禮如遵者以尊異之此之謂苟敬也鄭氏誤讀爲从艸之苟故有且也假也之解但聊且敬之假僞敬之未有如此敬賓之法其下又云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前後

文誼自相齟齬聘禮記注則云命爲笱敬笱敬者主
人所以小敬也小敬之云又微變於且假之說待正
賓以小敬豈待上介以大敬乎且敬亦未聞有小者
蓋不然矣鄭於自急救之笱偶有未照耳惠氏定字
讀說文記於笱字下云儀禮笱敬似从此其意蓋亦
同謝說段氏乃云此字不見經典又云或欲易禮經
之笱敬爲笱則又繆是其株守鄭氏之說而以不狂
爲狂矣

簪 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从石折聲周禮有簪族

氏

說文石部原文如此 段氏注本改作磬上擿山巖
空青珊瑚矲之注云擿各本作摘今按手部擿搔也
搔刮也當正作擿矲各本作墜今按吳都賦磬矲山
谷正用許語當正作矲周禮磬族氏掌覆妖鳥之巢
鄭司農云磬讀爲擿族讀爲爵族之族謂巢也先鄭
擿音剔謂如今人以竿毀鳥巢也後鄭申其說曰元
謂磬古字从石析聲磬古字者謂磬擿爲古今字也
从石析聲者謂古人以石上擿毀物故从石析會意
而析亦聲也許意空青珊瑚皆石也取石故其字从
石而覆巢用此字乃引伸之義也 又改从石析聲

注云析各本作折篆體作𠄎今正按周禮音義云𠄎音摘宅歷反徐丈列反沈勅微反李又思亦反知周禮寫本故不同徐邈沈重本作𠄎从折聲李軌本作𠄎从析聲以先鄭讀爲𠄎許云上𠄎山巖準之𠄎與析古音同在十六部蓋作𠄎者是作𠄎者非今本周禮說文作𠄎皆誤本許以𠄎訓𠄎以疊韻爲訓也集韻先的切依李音大徐丑列切依沈音

訂曰秋官敍官𠄎族氏注曰鄭司農云𠄎讀爲𠄎元謂𠄎古字从石折聲段氏周禮漢讀攷曰從石折聲折當作析傳寫之誤析聲適聲同在古音十六部

謂入

聲之陌麥

折聲在十五部

謂入聲之月曷末黠鎋薛六部

砮爲擿之

古字則知必析聲也釋文砮它厯反李軌又思亦反此從析作砮之本又云徐丈列反沈勅徹反此從折作砮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曰砮上摘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砮族氏許以摘訓砮取其同音篆文必作砮析聲今本作砮折聲亦是差繆

段說止此

今案段說

非也釋文賈疏及五經文字唐石經皆作砮不作砮

又說文玉篇廣韵集韵皆有砮無砮段欲改砮爲砮

不知何據且許鄭竝云從石折聲則當作砮明矣砮

音宅歷反而其字以折爲聲故徐邈音丈列反沈重
音勅徹反唯李軌本誤作砮故音思亦反玉篇廣韵
砮字竝他歷丑列二切文選吳都賦砮陟山谷李善
音勅列切而皆無思亦之音則从徐邈而不从李軌
也賈疏曰鄭謂砮古字从石折聲者以石投擲毀之
故古字从石以折爲聲然則砮族氏掌覆天鳥之巢
鄭注覆猶毀也義取毀折而非取分析當从折聲不當从析
聲也說文砮上擿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亦是毀折之
義非分析之義

案說文言墮之吳都賦言砮陟山谷
陟與墮同砮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亦

謂墮其巢也然則砮从折聲兼有下墮之義故廣雅
曰隤折下也若改折聲爲析聲則又與下墮之義不

合砮或通作折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
矣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
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
誼遠矣折取之者謂撻取黃金鉛錫銅鐵也墨子耕
柱篇曰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
吾折金者撻金也猶說文言上撻山巖空青珊瑚也
折卽砮之借字則砮之从折而非从析益明矣段必
欲改砮爲砮而以爲从析聲者徒以砮爲古撻字古
音析與撻同部而折與撻不同部耳今案檀弓吉事
欲其折折爾鄭讀折折爲提提提與撻古同聲

史記
刺客

傳引其匕首以撻秦王燕策撻作提誓之讀爲撻猶折折之讀爲提提也段注說文提字云折者提之譌此不明於古聲之轉也提與折右畔全不相似若非聲相近則提字無緣誤折與撻聲相轉蔑與臂聲亦相轉古音折蔑爲折二字在月部撻臂二字在錫部誓从折聲而讀爲撻猶鞞鞞淺幟之幟从蔑聲而讀爲臂也段氏不明於古聲之轉遂臆造一析聲之誓字以合撻字之音其注說文則徑改誓爲誓改折聲爲析聲殆非所謂遵循舊文而不穿鑿者矣王懷祖說

說文段注訂補第十

蕭山王紹蘭著

後學胡燏棻編刊

𧢲馬一目白曰𧢲二目白曰魚 注云一字𧢲目部曰
𧢲戴目也爾雅釋文引倉頡篇𧢲目病也廣韻曰𧢲
人目多白也是則人目白曰𧢲馬目白曰𧢲𧢲卽从
𧢲省爾雅釋𧢲𧢲作𧢲 又云二當作一按釋𧢲曰
一目白𧢲二目白魚魯頌毛傳正義本作二目白曰
魚釋文本作一目白曰魚以理覈之蓋陸本是孔本
非毛傳是爾雅誤傳言一目者以別於二目也假令
二目白則傳不言二許本毛則必上句言目白下句

言一目白毛本爾雅則知爾雅轉寫失其真也

訂曰爾雅釋文引倉頡篇云瞶目病也吳江湖之閒
曰瞶又引說文云瞶戴目也謹案自騊白馱以下皆
言馬之毛色非言馬病也一目白瞶二目白魚者謂
一目毛色白曰瞶二目毛色白曰魚不言毛者承上
文諸毛字而省猶之黑唇騊黑喙騊謂唇與喙邊之
毛色也下文說牛云黑背軸亦謂目背邊之毛色義
與一目白二目白同若謂一目白瞶爲馬病則二目
白魚亦是馬病魯頌何取於病馬而盛稱之曰有騊
有魚乎馬病戴目則宜二目皆然又何得一戴一否

而有一目白之僂乎說文馬一目白曰𩇑不以爲馬
病未可以戴目之𩇑釋馬名之𩇑也段氏說文注亦
沿釋文之誤郭注二目白魚云似魚目也此亦誤以
爲馬目中白與上文言毛色者不倫且魚死則目珠
色白生時固不爾也又何得以魚目之白釋之乎毛
釋有驪有魚曰豪𩇑曰驪驪爲長毛在𩇑魚爲白毛
在目皆以毛別之耳王引之說經義述聞 紹蘭案一者
對二之僂爾雅釋𩇑謂馬一目白𩇑二目白魚詩疏
引舍人曰一目白曰𩇑兩目白曰魚以兩代二是舍
人所據爾雅本作二目白魚明二字非一字之誤既

二目白者爲魚卽知一目白者爲𩺰故舍人云一目

白曰𩺰說文亦云馬一目白曰𩺰

𩺰正字𩺰假借字

自漢以

來爾雅舊本相承如此竝未傳寫失真也毛公說詩

本諸爾雅魯頌駟曰有𩺰有魚傳云二目白曰魚卽

舍人所謂兩目白曰魚正用雅訓故孔疏引釋𩺰一

目白曰𩺰二目白魚爲證非有誤也惟釋文引毛云一

目白曰魚又引爾雅云一目白曰𩺰二目白曰𩺰以明其

異

魚正字
𩺰俗字

是陸氏所見毛傳與沖遠本不同果如陸

引豈毛公未見釋𩺰之文而自爲此一目白魚之訓

乎抑見之而改二目白爲一目白乎又或所見本作

一目白魚與舍人祭酒異乎若爾雅果作一目白魚
假令此詩作有𩺰有魚毛公旣於魚訓爲一目白將
於𩺰訓爲二目白乎抑訓爲目白如段氏注說文所
云乎且有魚毛傳衆本皆同卽相臺岳氏本亦正作
二目白曰魚與今本毛傳同與爾雅同與說文同與
孔疏同以此證之知元朗所據乃是譌本毛公遵守
雅文固作二目白魚不作一目白魚也說文本之故
於𩺰字解云馬一目白曰𩺰二目白曰魚讀應爾雅
義合毛詩是以玉篇於馬部𩺰下云馬一目白於魚
部𩺰下云爾雅曰馬二目白魚字或從目廣韵二十

八山云騶馬一目白九魚云騶爾雅曰馬二目白魚字或從目竝同說文下至類篇集韻引說文皆如今本攷之宋刻說文及今大小徐本均無譌字亦無衍文然則段注謂一字贗二當作一輒欲刪改許書其誤甚矣 又案孔疏云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驪也據孔謂傳言豪骭白是其所見傳文豪骭下有白字今本脫之馬骭毛色白謂之骭故馬一目毛色白謂之騶二目毛色白謂之魚又可爲述聞馬毛色之說加一證

騶馬面頰皆白也 注云釋詁曰面頰皆白惟騶按言

惟者以別於上文的顙白顙白達素縣也

訂曰爾雅釋詁曰膝上皆白惟髡又曰面顙皆白惟
駝案惟髡惟駝猶釋魚之不類不若上一字皆詞也
白髡至駝皆釋馬白色所在之異名也唯首句末句
有惟字而他句皆無則其爲語詞明矣膝上皆白及
後左足白者皆謂之髡秦風小戎正義引郭云馬膝
上皆白爲惟髡後左腳白者直名髡非也說文駝馬
面顙皆白但言駝而不言惟駝是惟爲語詞也段氏
注云釋畜言惟駝者以別於上文的顙白顙白達素

縣亦非王引之說

經義述聞

駟駿馬以壬申日死乘馬忌之

補曰呂氏春秋察今篇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驚
高注云驚千里馬名也王者乘之游驚因曰驥驚也
壬申日死之說許有所受其書已不可見今繹其義
小雅吉日篇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庚爲金午爲火馬
屬午火克金故馬以庚午爲吉鄭裨竈曰火水妃也
左氏昭九年傳淮南子曰水生於申天文訓壬下云位北方也
火爲水妃而壬居水位申當水生是重克火也故馬
以壬申爲凶今駿馬以壬申日死故乘馬者忌之矣
駟馬七尺爲駟八尺爲龍

補曰攷工記駟人職曰國馬之駟深四尺有七寸田
馬之駟深四尺駑馬之駟深三尺有三寸鄭注云國
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今田馬七尺駑馬
六尺是七尺爲駟謂田馬也八尺爲龍謂國馬也定
之方中篇駟牝三千傳曰馬七尺以上曰駟駟馬與
牝馬也是詩舉田馬七尺之駟以該八尺之國馬六
尺之駑馬又舉牝以該牡不舉牡而舉牝者以牝馬
孳生故至三千之多耳月令駕倉龍鄭注曰馬八尺
以上爲龍高注呂覽淮南竝同王氏經義述聞曰案
下文赤騂黃騂白駱鐵驪下一字皆馬色名倉龍不

應獨異龍當讀爲驪說卦傳震爲龍虞翻龍作驪云

驪蒼色震東方故爲驪

思元賦尉龍眉而郎潛兮舊注曰龍蒼也龍與驪通

史

記匈奴傳曰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北方盡烏

驪南方盡騂馬藝文類聚獸部上引此青驪作青龍

青龍猶倉龍耳易林觀之漸曰御騂從龍至於華東

龍亦是驪字

驪與龍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巾車驪車犬人用驪可也故書驪並作龍

臧

氏經義雜記曰爾雅釋騂馬八尺爲駮郭注引周禮

曰馬八尺已上爲駮案夏官廋人馬八尺以上爲龍

鄭司農引月令駕蒼龍禮記月令注云馬八尺以上

爲龍淮南子時則訓乘蒼龍高注云周禮馬八尺已

上曰龍也說文馬部云馬七尺爲騾八尺爲龍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俱不作駮字釋文作戎云本亦作駮而融反蓋以戎與龍聲近借用从馬者俗字說文所無後漢書注引爾雅曰馬八尺爲龍則與諸書同

从馬來聲

補曰來麗音近故爾雅以驪釋騾詳見下

詩曰騾牝驪牡 注改牡爲牝云下牝字各本作牡今正詩曰騾牝三千毛傳曰騾牝騾馬與牝馬也釋詁曰騾牝驪牝今爾雅譌作驪牡而音義不誤可攷音

義曰駉牝類忍反下同下同者卽謂驪牝也此以驪
牝釋詩之駉牝驪與駉以雙聲爲訓謂駉馬驪色亦
兼牝馬也此與詩曰不稔不來也合傳詩爾雅正同
若鄭注周禮則引駉句絕牝驪牝元句絕駒句絕裏
驂句絕孫叔然讀亦如是

訂曰爾雅釋駉驪牝驪牝釋文云孫注改上駉牝爲
牝讀與郭異案鄭注夏官廋人引爾雅曰駉牝驪牝
元則鄭本爾雅亦改上駉牝爲牝孫與鄭合非私改
也周禮釋文云牝驪絕句牝元絕句郭璞義異鄭
郭氏爾雅作駉牝驪牝不與鄭孫本駉牝驪牝元同

故云義異鄭又釋獸麋牡麀牡麋鹿牡麋牝麋麀牡
麋牝麋狼牡麋牝狼皆牡在牝上陰陽先後之義也
檀弓注引爾雅曰駉牝驪牝元此注必近人依郭氏
爾雅竄改當以廋人注爲正正義曰或爾雅釋詩云
駉牝郭璞注元駒小馬稍異鄭也據正義知禮記注
本作駉牡不作駉牝矣幸有二禮注疏及釋文尙得
見鄭孫爾雅真本也 又案鄭康成孫叔然爾雅本
作駉牡驪牝元余既有說矣今玩郭注陸氏釋文及
禮記正義知郭本爾雅作駉牝驪牝
鏞堂謹案朱槩雪隱書院單注
本爾雅正作駉牝驪牝
駉牝驪牝駉古讀若驪爾雅以驪牝釋詩駉牝故

郭注曰詩云駉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駉見周禮解
駉牝不更釋驪牝矣若如今本則以駉馬爲牝驪馬
爲牡郭注安得詳駉而不及驪乎檀弓正義曰爾雅
釋詩云駉牝此正據郭本也更可證者釋文大書駉
牝云頻忍反下同陸所云下同卽指下驪牝之牝若
是注中牝字陸當言注同矣又釋文大書驪牝今矣改牡
云孫注改上駉牝爲牡讀與郭異亦因本作驪牝故
陸言上駉牝別之若下是牡字則直云改牝爲牡矣
且孫本作駉牡驪牝元故陸云孫改上駉牝爲牡明
下驪牝爲孫郭同也 又案詩定之方中駉牝三千

傳馬七尺以上曰駉駉馬與牝馬也正義曰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駉牝以互見故言駉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制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駉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駉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駉馬高六尺獨言駉馬者舉中言之案經舉七尺之駉以概八尺六尺非謂有田馬而無齊馬道馬駉馬也經舉牝

以該牡非謂有駘而無騰也駢與牝經合言之傳分言之乃郭注爾雅改駢牡驪牝元為駢牝驪牝以爾雅驪牝為釋詩駢牝即引此詩以證則非特昧於經文錯舉之旨且昧於傳文分言之悞而誤以駢牝為

一物矣何郭氏晉人竟憤憤若此皆臧琳說經義雜記

周禮庾人音義牡驪茂后反下力知反絕句牝元頻恐反絕句駒莫

奴了反劉音繞郭璞音同劉義異鄭案今爾雅作牝驪牡元與此牡牝

字互易所謂義異鄭也此注舊本亦皆作牝驪牡元

即疏亦如是今官本盡改從釋文鄭注禮記檀弓引

爾雅文紹蘭案宋撫州本檀弓鄭疏謂牝者色驪牡

注引爾雅亦作牝驪牡元

者色元與此注疏舊本恐皆因郭本爾雅誤改鄭義
陸氏爾雅釋文云孫注改上駮牝爲牡讀與郭異是
孫炎亦本於鄭也此於牡驪絕句牝元絕句明白如
此而今爾雅本乃反以駮牝句驪牡句此又邢曷之
誤也盧文弨說

經典釋文破證

紹蘭案爾雅言牡牝之例

皆牡在上牝在下自臧氏所舉釋獸麋牡麋牝麋鹿
牡麋牝麋麋牡麋牝麋狼牡獾牝狼外尙有釋詁羊
牡羴牝羴羴牡羴牝羴羴狼外尙有釋詁羊
牡羴牝羴羴牡羴牝羴羴狼外尙有釋詁羊
牝上釋鳥鵠鵠其雄鵠牝庫亦雄在牝上雄猶牡也
以此例之則爾雅自當云駮牡驪牝元方與釋詁釋

獸牡上牝下釋鳥雄上牝下通例合故鄭所據爾雅
舊本作牡驪牝元與雅例正合最爲善本孫炎所見
亦卽此本故其注雅直改驪牝爲牡也郭所據本則
作驪牝驪牝故引詩驪牝爲證蓋以爲驪牝釋詩之
驪牝不知詩固舉七尺之驪該八尺之龍六尺之騶
舉牝該牡以見驪爲田馬亦兼有國馬騶馬牝亦兼
有牡是以爾雅釋之曰驪牡驪牝元謂驪者其牡曰
驪其牝曰元此以牡驪之驪釋詩之驪牝元之牝釋
詩之牝而驪實兼有牡驪牝元兩種毛公說詩本諸
雅訓其傳曰驪馬與牝馬分而言之語簡義該渙得

詩意亦淡得雅意足知爾雅非以驪牝釋詩之駉牝
以雅文駉絕句牡驪絕句牝元絕句不以驪牝絕句
也然則鄭孫所據爾雅之本爲優郭所據本爲劣鄭
孫所讀於義爲長郭氏所讀於義爲短許氏又在鄭
前其所見爾雅當與鄭同則說文駉下所引當是駉
牡驪牝元五字今本譌脫作駉牝驪牡段氏既不從
鄭孫本改牝驪爲牡驪又不於下牝字下補元字乃
從郭作駉牝驪牡且爲之說曰此以驪牝釋詩之駉
牝段氏此說以之注郭本爾雅則可以之注許氏說
文蓋不可矣許叔重豈知有郭景純注爾雅本而據

之以證駮字乎

驩馬名从馬舊聲

補曰孟子齊有王驩字子敖駮下云駿馬敖卽駮之
省文驩字子敖卽取駿馬爲義

駮馬行相及也从馬及及亦聲讀若爾雅曰小山駮

注云大徐本此下有大山峒三字蓋淺人所增耳小
山駮今爾雅作小山岌許所據古本也讀若二字蓋
臆

訂曰爾雅釋山小山岌大山峒郭注云岌謂高過許
所見本岌作駮說之曰駮馬行相及也从馬及聲讀

若爾雅小山駁大山岨蓋以山形連互相及說馬行
馳騁相及知許讀小山駁大山曰岨不以小山駁三
字爲句大山岨三字爲句也郭注岨謂高過不注于
岨下而注于岨下明亦讀六字句絕矣釋山下云大
山宮小山霍郭注宮謂
圍繞之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云
不相連此二
句與小山駁大山岨文法正同一例謂大山宮小山
曰霍小山別大山曰鮮斷不能讀大山宮爲句小山
霍爲句小山別爲句大山鮮爲句卽其明證也錢氏
潛研堂荅問有云問小山岨大山岨釋文有桓袁恒
三音如用桓袁兩音則字當从亶如用恒音則字當

从亘說文無岨字不審所从曰予族子坵嘗引晉書
地道記恒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飛狐口
證岨卽恒之譌此證甚分明大山宮小山卽南嶽之
霍山則小山岌大山爲北嶽之恒山審矣是錢氏不
讀小山岌三字爲句也邵氏爾雅小山岌大山岨正
義云兩山相竝而小山高過於大山者曰岨是邵氏
不讀小山岌三字爲句也段氏乃於駁字下出讀若
爾雅曰小山駁八字刪許書大山岨三字云大徐本
此下有大山岨三字蓋淺人所增是竟讀小山駁句
大山岨句又無明文以解之則未知其於大山宮小

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如何讀法將以六字爲句歟抑仍以三字爲句歟蓋不可通矣

糴寶中犬聲从犬音音亦聲

補曰史記越句踐世家正義引吳越春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寶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障之此卽猶爲寶中犬聲之一證

猶獲屬 注云春秋經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今謂可已而巳者曰猶卽猶豫夷猶之意也釋詁猷已也謂已然之言亦卽猶三望之類也

補曰鴻範言有猶有爲又言有能有爲皆遠取諸物也猶者獲屬爾雅釋獸猶如麋善登木有猶者似之釋文猶舍人本作驚郭音育故稱猶爲下云母猴也其爲禽好爪有爲者似之故稱爲能下云能獸堅中有能者似之故稱能其本義如此馬融以謀釋猶謀義行而猶之本義廢矣

訂曰爾雅釋詁猷假已也郭曰猷假未詳案小雅鼓鐘篇其德不猶言其德不已也猶與猷同下文曰齒卒終也此曰卒猷已也猷與齒聲近而義同段氏說文注曰猷已也謂已然之詞卽猶三望之類失之錢

曉徵曰假與瑕通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痕訓
瑕爲已謂爲厲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也正義訓
瑕已釋詁文案錢說是也王引之說

經義述聞

从犬齒聲

注云今字分猷謀字犬在右語助字犬在

左經典絕無此例

訂曰韵會十一尤引作猶云本作猷又引徐曰今作

猶據此則猶體大徐校改而說解中犬子爲猷則改

之未盡者也姚文田嚴可均說

說文校議

紹蘭案采芑

云克壯其猶

箋云猶謀也

小閔云謀猶回遁又兩言我視

謀猶又云不我告猶

箋云猶圖也

又云哀哉爲猶

箋云哀哉今之

君臣謀事白萼云之子不猶箋云猶圖也板云爲猶不遠箋云猶謀

也又云猶之未遠傳云猶圖也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抑云遠猶辰告

箋云猶圖也此猷謀字犬皆在左則段云犬在右之說不

盡然矣爾雅釋詁猷已也已此也釋言猷若也郭注

引詩曰寔命不猷今召南小星作猷猷可也郭注引

詩曰猷來無棄今魏風陟岵作猷此語助猷字犬皆

在右則段云犬在左之說不盡然矣又案經傳釋

詞曰詩小星傳云猶若也亦常語也字或作猷爾雅

曰猷若也陟岵傳云猶可也字或作猷爾雅曰猷可

也紹蘭謂此猶猷之犬旁可左可右者也釋詞又曰

廣雅由用也字或作猶書盤庚曰先王有服恪謹天

命茲猶不常寧猶猶用也言先王敬謹天命茲用不

敢常安也

某氏傳訓猶爲尙失之

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

保惠胥教誨言古之人用相訓告相保惠相教誨也

紹蘭謂此猶字亦與猷通而尙書舊本未見此二篇

有犬在右旁作猷者也釋詞又曰爾雅繇於也繇猷

古字通馬融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鄭王本

繇作猷漢書翟義傳王莽倣大誥曰大誥道諸侯王

蓋用爾雅繇道也之訓馬鄭王竝同

以釋文正義知之

今案

大誥道爾多邦文義不順猷於也大誥猷爾多邦者

大誥於爾多邦也經文本自明白祇緣訓猷爲道於義未安致令後人妄改其始改也升猷字於誥字之上某氏傳曰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是也其再改也又升猷字於大字之上正義曰此本猷在大上是也其他緣例而改者二改而復脫者一多士曰王曰猷告爾多士多方曰王曰烏呼猷告爾有多方士傳竝曰以道告之蓋俱是告猷而晚出古文改爲猷告矣此緣例而改者也多方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傳曰順大道告四方與大誥猷爾多邦傳同則此句經文亦有大字蓋初作大告猷爾四國多方後改爲

大猷告爾四國多方故解之曰順大道告四方其後則又脫大字矣此改而復脫者也大誥在多士多方前其誥猷之文馬鄭王必皆有說學者雖不悟誥猷之誤爲猷誥猶不得不載其異同至多士多方告猷之義已詳大誥不復再釋學者斯忽焉不察矣然以例推之可得而知也後之說書者或以猷爲發語詞或以爲歎詞皆不知文由誤倒故多端推測卒無一當也紹蘭謂此猷字亦與猶通而尙書舊本未見此三篇有犬在左旁作猶者也然則無分而有分段云經典絕無此例者又自有相承之例如洛維榮熒之

比矣

一曰隴西謂犬子爲猷

補曰尸子曰五尺犬爲猶

顏氏家訓引作五尺犬爲猶爾雅釋文引作五

尺犬也犬子爲猶犬亦爲猶二說不同博異語也犬

部中如默狀猷猷四篆犬旁必當在右若移之於左
卽字不成體若犬子爲猷則可右亦可左顏氏家訓
書證篇引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是北齊舊本固
有犬旁在右者可不拘也

獄司空也从狀臣聲復說獄司空 注云此句上有奪

字某復者姓名也某復說獄司空曰獄

補曰後漢書賈逵傳永平中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攷齊武王績傳子北海靜王興建武三十季封興子復爲臨邑侯又云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然則復說者蓋劉復說也

豸熊屬足似鹿 注云左傳國語皆云晉侯夢黃能入於寢門韋注曰能似熊凡左傳國語能作熊者皆淺人所改也

訂曰晉平公夢黃熊入於寢門左傳

昭七年

國語

晉皆

載此事其字竝作熊羆之熊舊本無不如是

正義曰諸本皆

作熊字謂諸舊本也

自解者以繇為黃熊入於羽淵輒疑獸非

入水之物而讀為鼈三足能之能

正義引梁主曰繇之所化是能鼈也

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蓋出梁元帝左傳音史記夏本紀正義曰繇之羽山化為黃熊熊音乃來反下

三點為三足也

至唐初遂有徑改為能者

釋文曰今本作能者勝也謂之今本

則為唐初之本而非舊本矣

此說之一變也或眩於熊與鼈之二

說而不能定遂於作能之本而如字讀之不以為熊

亦不以為鼈而以為說文之能熊屬足似鹿

見釋文此

說之又一變也今案黃熊入夢乃繇之神神狀似熊

非真熊獸也獸非入水之物而神則可以入水中山經曰驕山神羆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恒遊于睢漳之淵出入有光海外東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蜚蜚北兩水間其爲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則神之獸形者未嘗不入於水也太平御覽獸部二十引瑣語曰晉平公夢見赤熊闕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咎共工之卿曰浮遊旣敗於顓頊自沒沈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熊則赤熊固入淵矣此黃熊入夢與彼略同何得以入淵之文而疑其非獸乎釋文載一

說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正義曰神之所化不可以常

而言之此說是也若以爲能鼈之能則黃字義不可

通爾雅鼈三足能不云色黃白帖卷九十七熊下引

逸周書王會篇曰東胡獻黃熊

今本逸周書作黃熊蓋後人所改

李

善注南都賦引六韜曰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則

熊固有色黃者

黃熊蓋卽羆也爾雅羆如熊黃白文大雅韓奕曰赤豹黃羆

傳言

黃熊則其獸而非鼈明甚正義引張升反論

今本升誤叔反

誤皮辯見錢氏經史答問

鼈化爲熊與騰蠅爲韵傳元潛通賦鼈

鼈變而成熊與終窮爲韵而斷以王劭云古人讀熊

于陵反張升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其辨明矣張升後

之消長與德終始。否終固可傾。然非進進不已至健成合天。否未可傾也。兌說曰喜。夫否則物情壅。忠言鬱。人才棄。佞嬖貪暴爲蠱。爲蠱既已久矣。一旦傾之。孰不灑然而醒。濯然而明。如屈斯伸。如蟄斯行。故喜。喜卽從其亡之心而出也。三陰成否。二卽言否。憂之也。三陽治否。上始言傾。難之也。



離下
乾上

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泰否天運之常。故不曰不可否。而曰不可終否。否之轉天恆寄其用於人。人非能獨力。故取於同。否匪人受以同人。聖人

扶人道以配天地。人道既立。和氣乃通。周流磅礴。不失一物。濟濟有序。遠近若一。用能與天地相爲無窮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一剛居下之中。才足以兼。故師爲我用。一柔居下之中。情善於合。故我與人同。同易涉私。故言野。坤上言野。乾大而坤至之地。與天際也。同人外乾。人與天際。而人境盡矣。能于野。則立於四虛。適於大通。故情無不孚而亨。雖大川可涉也。同人以濟否。故言大川。然于野非人人與同。利於貞而已。夫事之貞。隨事可求。

以一人而同天下。其理未易明。其道未易盡。非君子
烏足與於斯。同而槩以人。並生之心。貞而要之君子。
自厚之意。夫語嚴比同之戒。而皆具於易。比兼人已。
人比我。衆卽爲公。我比人。如象傳所云。親侯者。其比
也。周也。同人則我同人也。野斯非私。而復利貞。其同
也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主柔。乃柔易合。或至溺於情。剛易競。或能正其
性。故爻言同人剛柔無擇也。又義取於上者。下不得
而用之。如大有主五。他爻不得言有五。觀主五上。他

彖一
二
爻不得言爲觀也。義取於下者上下皆得而用之。如同人主二。爻多言同。臨主初二。爻皆言臨也。人之初本同也。變艮爲遯。艮象門。門圉之矣。以剛正明體。能于門而不圉。苟順其道而大之。則于野矣。以方于門。故止曰无咎。又戶奇門耦。節初前遇奇曰戶。此與隨初節二皆前遇耦曰門。

六二同人于宗吝

一柔成同。故彖以大同爲義。乃與五應。則同君尤重。至初三與二同體。二之宗也。臣道公爾忘私。妻道內夫家外父母家。純於所事而已。變乾爲純乾。庶得此。

本進趣也从大十大大十猶兼十人也凡本之屬皆從本
讀若滔

補曰管子君臣下篇心道進退而形道滔赶此借滔
爲本走部赶舉尾走也

走部迂進也
聲義並相近

管子言運心之

道有進有退奉法之道有進無退滔赶者滔謂進趣
赶謂進趣之疾故下文云進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勞
也大雅江漢篇武夫滔滔謂武夫疾趣而進猶此云
滔赶矣詩人因上言江漢浮浮因卽借滔爲本與管
子同許氏讀本若滔亦同此意聲兼義也毛傳滔滔
廣大貌卽本從大十兼十人之義鄭箋使循流而下

言身長言不
三
涸涸然卽卒進趣之義竝可與此文互證

涸一曰匠也周書有涸匠 注云蓋謂周書七十一篇
也涸匠之文俟攷

補曰逸周書文酌解九柯十匠歸林孔晁注云林當
作材匠以爲用今案柯蓋涸字以形相近而譌許祭
酒所見本作涸故云周書有涸匠謂九涸十匠也孔
注於柯字無解亦不言涸則晉時已非許見舊本蓋
柯義人所共曉無煩注釋若是涸字其注必有明文
以是知之

涸嵬竣也 注改爲居也

訂曰僣當爲復形之誤也彳部復卻也从彳日久經
典相承作退竣當爲伏亦形近又涉篆文竣而誤也
齊語有司已事而竣韋昭注云竣伏退也據文義當
先退後伏韋注蓋本作退伏羲本於許傳寫誤作伏
退爾段改爲居無所依據其說支離此之謂向壁虛
造歟

也人心

補曰言人以別於物天地之性人爲貴而心爲之主
故重之曰人心也般庚曰女猷黜乃心此六經言心
之始

某氏古文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語
本荀子解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此不足信論語堯曰篇簡在帝心此可信者然孔安國以爲湯伐桀告天之辭又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攷之今本墨子兼愛篇引此文兩言湯說不言湯誓今湯誓亦無此語某氏古文湯誥倣之又引申其辭曰惟簡在上帝之心亦不足信無從徵引故以殷庚此文爲言心之始然據論語及墨子則殷初已言心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心篇趙岐章指曰人之有心爲精氣主心者人之北辰也漢書五行志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

土臧

補曰此古文尙書說也月令中央土祭先心故心爲土臧土王四季猶心主四體也詳見下

在身之中

補曰禮運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太元經范望
注云在中爲心

象形

補曰丁部引太乙經曰丁承丙象人心白虎通曰人
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銳下也情性元命苞曰心者

火之精火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見白帖

博士說以爲火臧

補曰此今文尙書說也許慎五經異義尙書夏侯歐
陽說云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古文尙書說云脾
木肺火心土肝金案禮記月令云春祭以脾夏祭以

肺季夏祭以心秋祭以肝冬祭以腎皆五時自相得

則古文尙書是也

月令疏引異義今文尙書下無夏侯二字皆五時自相得則古文尙

書是也十三字作與古尙書同五字

鄭元駁曰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

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辭春

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

季夏祀中雷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其祭也先肝

後心肺冬祀行其祭也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

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月令疏無此文與事乖至凡此之義八十六字以四

時之位五字作月令祭四時之位七字五藏上有及其二字

冬位在後而腎在下

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

故祭先肝肝腎脾俱在鬲下肺心俱在鬲上祭者必

三故有先後焉此義不與行氣同也

以上皆五行大義引異義月令

疏肺心俱在鬲上六字作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十字又此義不與行氣同也八字月令疏作不得同

五行之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

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灰爲勵

月令疏引異義有此

三十三字五行大義無

此今文尙書以心爲火藏古尙書以心

爲土藏也其餘惟腎水藏今古說同其肺脾肝皆異

已於肉部各篆下分別注明心爲五藏之主故許氏

於異義從古文說及稽謨說文仍用古說爲正亦存

博士說於後博士說卽今文說也特發此例於心篆

其肺脾肝三藏明亦從同而肺下乃云金藏脾下乃云土藏肝下乃云木藏專用今文說者非有異也非有闕也以爲例見於此義通於彼以俟後之達者舉一反三心知其意此正其文義之謹嚴體例之簡要讀者可以互勘而明矣今仍博采衆家分列於後便觀省焉 今文尙書夏侯歐陽說心火也 古文尙書說心土也 許慎謹案月令季夏祭心時自相得古尙書是也 鄭駁云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辭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後肺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

之上下次之耳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

月令疏引有肝也二

字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義

此句亦依月令

疏此許從古鄭從今也 班固曰樂動聲儀曰心之

為言任也任於思也五藏心禮心所以為禮何心火

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

火色赤而銳也元命苞曰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心

為支體主目為心視口為心譚耳為心聽鼻為心嗅

是其支體主也

白虎通情性篇

岐伯曰心者君主之官也

神明出焉又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

充在血脈為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

素問

劉熙曰心

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

釋名劉以肝屬木則以心屬火可知此皆

從今文說者也 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霱祭先心鄭

注云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

此鄭

依記中央土祭先心明亦謂心屬土不與駁異義同

揚雄曰五五爲土藏心

太元此皆從古文說者也 呂氏春秋季夏紀中央

土祭先心高注云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

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

淮南子時則訓注略同

此兼用古今

說先今而後古者也然則據異義鄭從今以心爲火

據月令注則鄭亦從古以心爲土據異義許從古以

心爲土據說文許亦從今以心爲火惟先古而後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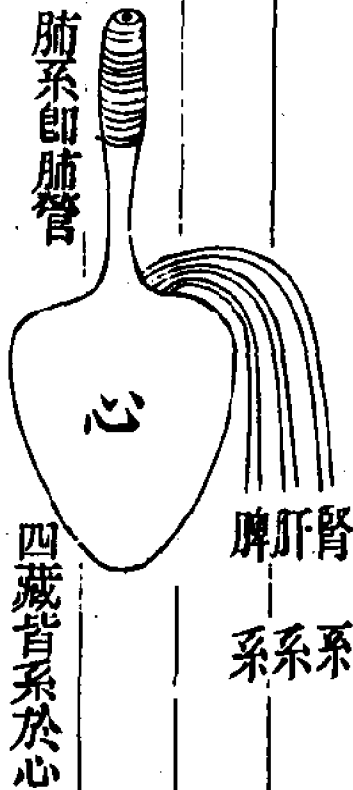
耳

凡心之屬皆從心

補曰案左氏襄九年傳心爲大火夏小正大火者心也公羊昭十七年傳何休解詁曰大火謂心是天文亦心屬火素問以心爲陽中之太陽通氣於夏卽鄭駁異義所云今醫病之法以心爲火也

心

圖



愷平也从心登聲

補曰管子輕重乙篇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調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邪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愷

今本誤作澄

愷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

可得而使調是其義也據說文以證管子可知澄當爲愷據管子以證說文可知愷解爲平矣

愷敬也

注云釋詁商頌毛傳皆云恪敬也

補曰憲正字隸變爲恪恪行而憲廢矣魏修孔子廟碑追存二代三恪之禮較爲近古

从心客聲注云當作从心客客亦聲

訂曰凡形聲之字多兼會意說文此類𡗗矣補之不可勝補似不煩增客亦二字周頌有客篇有客箋云重言之者異之也謂心敬之故異之卽窻从心客聲之義

春秋傳曰以陳備三窻注云左傳襄廿五年文案不引商頌而引此者以證从心客會意也五經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禮戴說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

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
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
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
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
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別殊異何
得比夏殷之後按許不偁公羊說戴說而偁古左氏
亦不與異義同蓋異義先成說文晚定用左氏說與
鄭同也

訂曰案段氏引異義文多漏奪今補正之當云異義
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禮戴說天

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郊特牲孔疏於天子

存三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下引異義而云引此文明當有尊賢不過二代六字鄭此注云二

或爲

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

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

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

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

之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

詩國風陳譜疏引鄭駁異義有

此十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

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夫三統

周頌振鷺疏引鄭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

駁異義有此七字

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

以上所引異義自陳譜疏周頌疏外其餘

皆見郊特性疏

又案異義公羊言二王禮戴言二代皆據

夏殷之後爲說於三恪無明文古春秋左氏則明以

夏殷之後爲上公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鄭從之故

云三恪卑於二王之後韋元成說魯詩施讎說易引

外傳言三王之樂許從之故云知王者所封三代而

已以虞夏殷爲三恪

古者帝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白虎通爵篇云何以言皇亦僭

天子也以其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卽其例伏羲皇也亦僭王況虞帝乎異

義論周家所封則不及黃帝堯故言而已以明之今三王不數周明矣

謂許義是鄭駁非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曰昔虞闕

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
以備三恪據古左氏說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不數
二王之後今知不然者恪之正字當作窳窳者敬也
其字从心客聲客卽主客之客周頌凡三言客振鷺
云我客戾止毛傳云客二王之後有瞽亦云我客戾
止鄭彼箋云我客二王之後也有客敍云微子來見
祖廟也其詩曰有客有客箋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
異之也頌以二王後爲客明其在三窳之中故異而
敬之曰客不特毛公以爲二王之後卽鄭亦以爲二

王之後何以駁異義又從古左氏說不以二王後爲
三憲乎則三憲明是杞宋并陳爲三不得有黃帝堯
後其證一也郊特牲曰尊賢不過二代鄭彼注云過
之遠難法也二或爲三是禮文有作三代者三代卽
虞夏殷尊賢卽是憲敬若遠及黃帝堯不獨與記文
不過之義相違於注所云遠難法者不又自相矛盾
乎則三憲爲陳杞宋不得有黃帝堯後其證二也樂
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
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是蓊祝陳之封皆未及

下車時事此時大姬未配胡公明尙未有三憲陳與
薊祝同時竝封若偁三憲傳文何得言備備者其數
未足以此備具之詞及已下車封二王之後於杞宋
止有二憲因以大姬配胡公比之杞宋

魯語昔武王克商通道於

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以分大姬配虞
胡公而封諸陳知大姬配胡公在肅慎貢矢之後

故云以備三憲示與薊祝不同傳言而封諸陳本其
初封連言之非謂此時始封則三憲爲陳杞宋不得
有黃帝堯後其證三也鄭謂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
王之後薊祝二國春秋時朝聘會盟其君臣竝不見
經蓋薊卽北燕其地分封召公祝卽鑄國左氏襄二

十三年傳臧宣叔娶于鑄杜注鑄國濟北蛇丘縣所
治傳亦僅此一見何能尊於諸侯是薊祝且不得與
陳齒何傳反言以陳備三憲明三憲非陳與薊祝
乃陳與杞宋既杞宋在三憲中鄭何以云三憲卑於
二王之後義更難通則三憲不得有黃帝堯後其證
四也憲取賓客爲義虞書曰虞賓在位春官大司樂
疏引鄭注云虞賓謂舜以爲賓卽二王之後丹朱也
丹朱堯後傳二王亦
帝王通言之明證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不臣
二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尙書虞賓在位不
臣丹朱也由是言之丹朱謂之賓猶二王後謂之客

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來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明周客與虞賓正同一例虞以堯子爲賓取近代之後則周亦取近代之後杞宋爲客以陳備之爲三憲則不得有黃帝堯後其證五也以憲字之義求之以虞書周頌左氏樂記郊特性證之知三憲爲陳杞宋而無蒯祝魯詩易說較古左氏說爲長矣然則說文於憲下引春秋傳以陳備三憲從左氏傳仍不從古左氏說與異義同與鄭駁異段氏云許不傳公羊說戴說而傳古左氏亦不與異義同又云蓋異義先成說文晚定用左氏說與鄭同是未審異義乃不從古左氏

說非不從左氏傳又未審說文與異義先後同符於

祭酒二書之悖皆失之

古左氏說謂古左氏師說猶言古左氏注古左氏解云爾

不謂左氏傳也

惠也

補曰經典通作愛久部變行兒非此義愛行而爾廢矣爾雅釋詁惠愛也左氏昭二十年傳古之遺愛也史記鄭世家集解引賈逵曰愛惠也按論語夫子以子產爲惠人傳云遺愛故賈侍中解愛爲惠與爾雅合許用其說也愛當爲悉

从心先聲

補曰𠂔下云飲食氣並不得息曰𠂔古文作𠂔形聲兼會意

𠂔古文 注云既者𠂔聲卽𠂔聲也𠂔者古文愛唐人乃用爲伊余來𠂔民之攸𠂔之𠂔其地繆有如此者詩之𠂔乃咽之段借息也

訂曰按篆文𠂔从心以先爲聲夫卽𠂔之古文𠂔爲飲食氣並不得息則𠂔自有息義故解爲𠂔此古文𠂔从𠂔𠂔从𠂔正與谷風來𠂔假樂攸𠂔毛傳訓息古音古義皆合經典相承假𠂔爲之土部𠂔仰涂也梓材惟其塗𠂔茨是其本字本義此文正字自當作

旣段氏乃謂其地繆且以東夷謂息曰咽之咽當之
弗思甚矣

𢇛安也 注云方言慰𢇛也江淮青徐之間曰𢇛

補曰經典作慰邶風凱風篇莫慰母心毛傳慰安也
大雅絲篇迺慰迺止毛傳慰安鄭箋民心定乃安隱
其居方言慰𢇛也𢇛居古今字以慰爲𢇛說本絲詩
故鄭云心定乃安居矣

从心𢇛聲

補曰火部𢇛从上火下也从𢇛又持火以𢇛申繒也
此卽今𢇛斗之𢇛謂安慰人心猶以𢇛斗申繒形聲

兼會意漢書車千秋傳尉安衆庶尉卽戔之今字亦卽戔之省文

一曰恚怒也

補曰恚悵也怒恚也小雅車牽篇觀爾新昏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許用此說

慙下齋也 注云未聞按後漢書班固典引曰亦宜勤恚旅力李賢注引說文恚念也當用以訂正廣雅曰恚思也廣韵玉篇亦曰念也恚念爲疊韵廣雅又云恚弱也則與詩荏染同音通用耳

訂曰齋當爲齋字之誤也女部齋材也玉篇齋下引

詩有齋季女有齋謂有材然則下齋謂下材也恁爲
下齋卽取恁弱爲義廣雅弱也一訓蓋本此唐人引
說文多不可信段氏旣云未聞乃欲據章懷所引訂
正此文假令許書本作恁念也三字則當與念常思
也恁思也惟凡思也懷念思也想覬思也等篆相厠
何以次於懷驚弱也之下以此證之足知恁爲柔弱
之下齋矣

黠思也 注云與上篆互訓

訂曰恁與思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此正六書之轉注
也不得謂之互訓墨子非儒下篇以爲實在則贛思

甚矣此墨子自解憊爲愚也許義本此

憊忘也憊兜也 注云疑當作憊兜忘也憊兜蓋古語

忘之兒也猶今人曰糊塗不省事

訂曰兜當作兜許書於兜下說云靡蔽也从人象左
右皆蔽形凡兜之屬皆从兜讀若瞽又於兜下解云
兜鑿首鎧也从兜从兒省兒象人頭也晉語在列者
獻詩使勿兜韋注云兜惑也宋庠作補音時已誤作
兜故音丁侯切蓋晉語使勿兜謂公卿以至列士皆
獻詩使左右勿有所靡蔽如瞽者然也韋昭所見國
語舊本作兜故以惑解之若兜則兜鑿爲首鎧不得

解爲惑矣學者多見兜寡見兜故於此解懣兜誤作
懣兜段氏不察乃云疑當作懣兜忘也又云懣兜蓋
古語其失正與宋庠同